

有一个医生男朋友是什么感觉？

我的医生男朋友泡吧、抽烟、喝酒，平易近人，可他有洁癖的。

家里洗衣机 7 台，苹果洗 13 遍，跟人握完手洗手 5 分钟。

女朋友一直只有我一个。

「迟漾月最近怎么样？」我轻声说着，轻轻解开他的白衬衣扣子。

「秦，思，语，」林乔停了一下，「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她的名字？」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闭上眼睛？」

林乔叹了口气。

林乔是我结婚两年的老公。

我们每一次却像是在进行地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媒正娶的婚姻，本是光明正大。

但我们每次都是在漆黑的夜里，厚厚的窗帘拉上，灯也不开，像一对怕被人瞧见的「野鸳鸯」。

也许看不到我，他就能以为身下的是迟漾月吧？

林乔有一抹白月光，迟漾月。

他们自高中起到双双医学博士毕业，爱情长跑十一年，是一对人人称羡的璧人。

我是他们的高中同学。在林乔跟迟漾月闹分手的日子，陪林乔度过了灰暗的一个月。

当远在美国的迟漾月打来电话求复合时，我和林乔正刚刚领完结婚证，站在民政局大院里。

看到亮起的手机屏幕上，是她的名字。

林乔眼里突然就噙满了泪。

没错，我心里也一直清楚，林乔只爱迟漾月。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贱得想跟他结婚。

如今，我也得到报应。

一次又一次，林乔在漆黑的夜里结束后，回过头精疲力竭地睡去。

每一次，我都无比恶心自己。

「林乔，林乔……」我用指甲掐着他的背。

他受了疼轻哼一声。

「明晚能不能回家陪我？」

「有台手术，应该走不开。」

「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再说吧。」他搪塞道。

「你必须回来！」我用遥控器打开了灯。

光从他的头顶照下来，有些刺眼。

恍惚中，我看见他腹肌上细密的汗珠。

是啊，只有这时，他才是需要我的。

他曾说我身上有浑然天成的纯和欲，让任何一个男人都欲罢不能。

「只要你今天能让我满意。」他拿起遥控器关掉灯。

2

妈妈一早就打电话来问：「思思，今天是你和林乔的结婚纪念日，你没忘吧？」

彼时，我正在酒行悉心挑选着今晚的红酒：「我记得呢妈妈。」

电话那头的妈妈舒了一口气。

嫁给林乔，是我妈认为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

即使林乔父母和林乔对我妈如此冷淡，冷淡到我结婚两年，我独身的妈妈从没敢进过我和林乔家门。

我恨他们。却也因为能得到林乔而释然。

我费了一天的工夫，把房间装点一番，铺了满地的玫瑰花瓣，放了新香薰。

在夜幕将至的时候，换上新买的黑色晚礼服。

一件细吊带的黑色绸缎裹身裙。胸前春光荡漾。

一直到 12 点，林乔都没有回来。

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只能往他科里打电话。

「林医生今晚没有手术，下班就跟科里的人走了。」小护士回我。

就在我挂断时，另一个声音钻进了耳朵：「林医生好像去了迟医生的生日趴。」

脑袋轻微「嗡」的一声。

原来我的结婚纪念日是迟漾月的生日？

而且在这天，林乔选择了去陪迟漾月。

真是一个又一个绝妙的嘲讽。

300 多平的房子不断挤压向我，地上的每一片玫瑰花都变成了林乔和迟漾月嘲笑的脸。

我有些喘不过气，随手抓件外套出了门。

3

像逃离，也像解脱。

「来杯……烈一点的酒。」我颓然爬上酒保面前的高台。

「好的女士，长岛冰茶、玛格丽特、自由古巴、血腥玛丽 or Blueberry Tea？」酒保在昏黄的灯光下吐出一长串名字，像在讲述一种能忘记爱情的古老巫术。

「自由古巴。」在婚姻里做了两年不见光的金丝雀，此刻「自由」两个字分外诱人。

「我坐那边。」我随手指了一下身后的沙发，就往后走。

酒保喊住我，礼貌一笑：「女士，卡座有最低消费的。」

第一次来酒吧，没想到这么多说头。

刚要折回去，听见身后传来慵懒的声音：「她坐我这儿。」

「好的，顾哥，完全没问题。」酒保分外热情。

我翻了个白眼，心想这是哪个油腻男在献殷勤。

一回头，撞见顾北辰精致的脸。

我知道他是顾北辰。

林乔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控诉他带的这个「纨绔」大三医学生，上个月还发展到互相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帮林乔包扎伤口时，我曾看到顾北辰捂着出血的额头，在诊室前一闪而过。

一个是医院的年轻骨干医生，一个是院长儿子，院方决定冷处理，依然选择让林乔带顾北辰。林乔得知消息的当天，气得一晚上没睡。

真是绝妙的机会。

林乔，想不想知道背叛是什么滋味？

「谢谢。」我细腰一扭，坐到顾北辰旁边。

近处打量，他的脸更加精致。冷白皮在灯光下显出额角青色的血管，高挺的鼻梁下是一抹嫣红的微笑唇。左耳的一枚钻石耳

钉，让这张精致的脸上透着一丝痞气，又狼又奶。

这样的医学生，怪不得把林乔这么冷漠的人都要气吐血。

见我坐下，顾北辰起身把烟摁灭了。

「顾哥，介绍介绍呗。」一个跟看起来跟顾北辰同龄的男孩，搂着身边的女伴，嬉皮笑脸，「姐姐，来酒吧不要穿这么保守的外套」。

周围的五六个男孩女孩拿着啤酒哄笑。

我有些尴尬：「我叫……」

「不用跟他介绍。」顾北辰手扶着我背后的沙发靠背，抬起眉毛看着刚才说话的男孩，语气强硬，「赵宇，你不是还有下一场吗？」

赵宇的表演来得快又浮夸：「你不说我都忘了，哥姐儿几个我安排，下一场万丽公馆。」

4

深夜的酒吧中央人声鼎沸。我和顾北辰的这个角落，安静得可怕。

三张沙发围成一个半包围结构，我俩就静静地坐在中央沙发的中间位置。

我打算说点话来打破尴尬：「你认识我吗？」

「认识。」他端着酒杯言简意赅。

从后面看去，他的白衬衣透出好看的肩胛骨形状，像天使收起的羽翼。

今夜，他是我的天使。不过是黑天使。

没话找话，他该认识我的，林乔是他的死对头。

又陷入了沉默，看来只能来点猛料了。

报复和不甘让我脱下了风衣外套。

里边穿得是今晚庆祝结婚纪念日的黑色缎带裹身裙。胸部开得很大，起伏的曲线若隐若现。

顾北辰偏着头，回头仔细看了我一眼，声音很冷：「那是什么？」

「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我胸前的吊坠，便拿在手里，往前俯身，露出胸颈部好看的曲线，「一只天鹅。」

鱼儿果然要上钩了！

「我说的是那个。」他用眼神指示着我右臂五厘米长的刀疤。

我心里一阵刺痛。

那是高中下晚课时，路遇林乔被校外不良少年欺负，我为他挡了一刀留下的疤。

林乔父母给我送了锦旗，学校给我开了表彰大会，因为我救下了全校第一的好学生。

作为一个默默暗恋林乔多年的学渣，那天我站在台上看到林乔对着我笑，我曾觉得那一抹笑让我付出生命都值。

「小时候跟人打架，不小心被扎到。」我轻描淡写地编了个谎话。

「疼吗？」他的眼神很冷，却像有掩饰不住的心疼，像盛着北欧雪夜里的漫天星光。

我感觉眼睛也有些刺痛，好像要流出眼泪来。

关于这道刀疤，林乔只说过一句话。

那时他站在我的病床前：「秦思语同学，谢谢你救了我，如果在治疗费上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我。」

他从没有再多问过这道刀疤，好像只要不问，它就不存在。

5

「等我一下。」顾北辰站起来，180 多，少年的挺拔体态。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拿了一张透明的纹身贴。

他仔细地揭开纹身贴，贴在我的刀疤上，轻轻按了几下，又慢慢地揭开。

他的手骨节分明，带着一点医生特有的消毒酒精的味道，指尖很凉。

浓密的长睫毛几乎要贴到我的颈窝。

「好了。」他突然抬头对我笑了一下，好看的梨涡。

是一支桃红色玫瑰，以刀疤为叶杆，开出三朵清冷的玫瑰。暖又酷。

「谢谢你。」我摸着纹身贴跟他说。

「很像你。」他看着那支玫瑰，眸光微闪。

我讶然。

他微笑着低头，声音像钢琴般悦耳，一下一下敲在心上：

「那永远无可比拟的，

永远最出色的玫瑰，

鲜嫩的柏拉图的玫瑰

在我歌唱之外的，炽热而盲目的玫瑰，

不可企及的玫瑰。」

说最后一句时，他抬起眼睛注视着我，深邃的眼眸中滚动着不知名的情绪。

「博尔赫斯的诗，你怎么知道？」我喝了一口酒，掩饰内心的慌乱。

「有什么稀奇？你以为我是文盲？」

「至少不像这么有文化。」

「……」

「我才不像玫瑰，太俗气了。」

「俗的从来不是玫瑰，是那些不识玫瑰的人。」顾北辰看着我，眼底의温柔和宠溺像无边的海，让人沉沦。

心里有什么东西碎的声音。

也有什么东西融化的声音。

很轻，却被敏锐地感知到。

「我不过是一个被林乔嫌弃的女人。」我喝了一大口酒，自由古巴，热情又甜美，跟荒漠里的我截然相反。

顾北辰沉默了一下，没有回我。

抬手看了一眼手表：「送你回家吧，已经很晚了。」

顾北辰开一辆白色大 G。夜里的凉风吹来，无人的高架桥，王菲轻哼着《乘客》，是自由的感觉。

我突然一怔。

「顾北辰，你酒驾啊？」

「没有啊。我没喝酒。」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拿杯子喝。」

「我喝的是水。」

「你去酒吧喝水，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本来打算喝酒的，看到你就不想喝了。」

我想起刚才的桌上只有走了的赵宇他们剩下好几瓶的半瓶酒。

「为什么？」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扬起，露出浅浅淡淡的梨涡：「打算送你回家啊。」

心猛地又被击中，像黑夜里霹雳灿烂的闪电。

7

从没有觉得十分钟的路程这么短。

顾北辰把车停在离小区门口 200 米左右的距离。

在车头前，点了一根烟等我下车。

在凌晨未亮的街道，隔着灰白色的烟雾，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回家吧，我看着你走。」

他踩灭烟头，帮我把外套披上，在背后用双手替我整理了一下风衣领子。

我想回头谢他。

他却突然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声音喑哑地乞求：

「别回头。」

走到小区门口，我回头看顾北辰。

他熄灭手上的烟忽明忽灭的红光，回到车上。

车灯大亮了一下，调转方向走了。

8

我躺在浴缸里泡澡，外面天色渐亮。

蓝色浴球的花慢慢交织出粉色。

我摸了一下纹身贴，桃红色的百合带着水珠，像极了他的欲言又止。

我脑海里止不住地想顾北辰。

想他温柔地对待我的伤疤。想他说我是「炽热、盲目而不可企及的玫瑰」。想他对我的笑。想他的落寞和清冷。想他身上混着酒精味的柚子沐浴露味道。

我知道我一定是疯了。

我爱了林乔十一年，如今却被这个相处不到两个小时的人牵着思绪跑。

如林乔所说，顾北辰果然是个爱骗人的男人。

真想听他再骗我一次。

但是应该听不着了。我们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甚至都没有过好好告别，就要回归各自的生活中，不再有交集。

往后，我还是林太太。

他还是顾北辰。

「对不起，我昨天有应酬没能回来。结婚纪念日礼物我放玄关了。」

看吧，我洗澡的时候林乔都要隔着门和我说话。

「知道了。」不管我回答什么，他都不会在意。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沉入浴缸中。

林乔的礼物还是一束玫瑰和我最喜欢珠宝品牌的当季最贵系列。

庸俗、没新意，却依然可以抓住我心猿意马的心。

以后的这些天，林乔对我格外的好。

每天按时回家吃晚饭，对我笑得像高中时那么好看，甚至在今天上班前还给了我一个 kiss goodbye。

我感觉生活好似从没有这么美好而踏实。

甚至在洗澡时，偷偷蹭掉了那个一直舍不得擦掉的纹身贴。

所以，当迟漾月的微信再一次点亮林乔的屏幕，我顿感山崩地裂，差点支撑不住：

「迟漾月：今晚去哪儿？再来我家？」配了可爱的表情。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刃，刺着我的心。

林乔洗澡出来，看我正俯身看他的手机，怔住：「怎么了，思语？」

「没什么啊。」我假装整理手机旁的被角，「刚下班三个小时，这么晚了还要回去？」

「今天夜班。」他从衣帽间走出来，换了件衬衣，走出卧室，「我先走了，明早回来。」

果然，他还是要去陪迟漾月了。

而我却连问都不敢问出口。

我太害怕失去他了，就像生命中掏空了全部只有他的十一年的岁月。

床上是空空荡荡的两个枕头，迟漾月会放几个枕头在床上？

他们在一起会不会谈到我？

思绪像一根根断了头的线，把我绕疯。

10

今晚的月光很亮。

看月亮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有一块地方空荡荡的。

本来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从未在意。

但是曾经有过，又没有了，就觉得那个地方很空，像缺了点什么。

那是顾北辰送我来那个地方。

他曾站在那里，在月光下，目送着我，熄灭手里忽明忽灭的烟头。

远处是河边升起来的一轮月亮。

.....

我去了曾经遇见顾北辰的酒吧。

熟悉的角落。

他正跟人喝酒，笑得不寻常地开心。

一件宽松的落肩白 T，清新好看的锁骨，喉结只滚动了几下，小瓶啤酒瞬间就空了。

「顾哥，别……」赵宇正抚着顾北辰胳膊劝酒，看他突然征望着我这边，视线便也跟着移过来，「得，顾医生的解药来了！咱们撤吧！」

他们走后，我坐在顾北辰旁边，喝了半杯他面前的加冰威士忌。

顾北辰有些醉，眸色淡淡，纯且欲。

「只有你对我好。」我揽着他的胳膊，把头轻轻靠上他的左肩。

他没说话，右手拿着半瓶啤酒轻晃。身体微曲，一动不动，好像一动就会把我惊走。

他的身上有淡淡消毒酒精的味道，林乔也有。

我闭上眼睛，在他的颈窝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种让人着迷的沉沦。

顾北辰是跟林乔一样很冷的人。

不过林乔对迟漾月应该很暖吧，大概就像顾北辰对我？

……真是让人绝望！

音乐缓了，周围暗下来。

鬼使神差地，我攀上顾北辰的脖子，把他推倒在沙发上，整个身子都软软地摊在他的怀里。

顾北辰没反应过来，以为我要跌倒，只想着扶住我，再加上醉酒，轻轻一推就横倒了。

此刻，他拿开了扶着我腰的手，怔怔地看着我，脸被灯光阴影衬托得很柔和，卷翘的睫毛下却盛满少年的火烈。

鼻尖几乎要触碰着鼻尖，酒精氤氲出情欲的氛围。

薄的丝绸裹身裙清晰地感觉到男人火热的反应。

「顾北辰，我想睡你。」

他的眼睛因情欲而充血，喉结滚动了几下，声音喑哑：「姐姐要睡我不用这么麻烦。」

「什么？」

「想睡就睡。但不能因为别人。」

那晚，顾北辰拒绝了我。

后来，我们喝了很多酒，我趴在他的怀里哭。

在熟悉的酒精味道的怀抱里，好像说尽了这十一年所有的委屈。

11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隐藏不住的。

比如，谎言。

再比如，爱。

那是个普通的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去给林乔送晚饭。

是他前一天点的宫保鸡丁、番茄炒蛋、米饭和汤。

走廊里，林乔正穿着白大褂，带着一群浩浩荡荡的医生和学生巡房。

口罩上是微微蹙起的眉头，学生们正拿着板夹边走边记。

看到我提着饭盒走过来，林乔摘下口罩，匆忙说了一句：「思语，这么早呀，放在我办公室吧。」

转身就进了病房。

顾北辰走在后边。

旁边的白大褂是赵宇，一脸懵圈，尽力消化着我们三个人的关系。

我穿过人群走过去。

余光看见顾北辰戴了眼镜，摘掉了耳钉，专业利落的年轻医生打扮。

他托着板夹，斜倚在病房门口，假装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

只得按捺下去，步伐依旧。

12

「这么早吃饭呀。」

推门进去，迟漾月正坐在林乔的座位上专心致志地打游戏。

她的样貌跟几年前一样，短发淡妆，白大褂平添几分清冷。

「你怎么在这儿？」我站在门口，强装镇定。

「科里不忙，下来转转。」她看是我，并没有多惊讶，继续低头玩游戏，「不是故意来让你看到我的。」

说完这话，她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手腕上戴着的，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同款手表，很刺眼。

「我跟林乔已经结婚了，是他向我求的婚。」

自高中时，见到迟漾月我就露怯。如今说这话，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她放下手机，语带讥讽：「林乔是不是真心向你求婚，你不清楚吗？」

看到她挑衅的样子，我心头涌起一股火，却瞬间被无力和担忧盖过。语气甚至了一点哀求：

「迟漾月，你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跟你有关吗？」迟漾月靠在椅背上，像在看被戏弄的猎物，「至少我一直是赢的，不是吗？」

「胡说！林乔爱的是我……」

话还没说完。

「嘭——」的一声，我被身后的巨大推力撞倒在沙发上。

迟漾月尖叫着，踩着撒了一地的紫菜蛋花汤从我眼前跑过。

周围瞬间吵闹混乱。

被剧痛和危险刺激，我瘫软在沙发上，大脑一片空白，肌肉僵硬动弹不得，甚至都忘记了张口呼救。

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拉入一个洁白的怀抱里。

熟悉的清冽味道。

面前的金属胸牌上写着：

「实习医生 顾北辰」

我窝在顾北辰的怀里。

他的背后是几个男人的争吵：

「你没拿刀，你跑什么跑？！越喊你还越跑！」

「你在我后边喊什么？我以为有人拿刀，吓得我头都不敢回，踹门就进来了！」

.....

惊吓一场！

顾北辰慢慢放开我。

我的眼对上匆忙放开迟漾月的林乔。

林乔摘着口罩，向我走过来，脸色尴尬：「思语，你没事吧？」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林乔下意识地去救了迟漾月。

那也便意味着，把我，交给了死神。

泪瞬间喷涌而出，模糊了视线。

我一把推开他跑出门去，我不想再听任何解释。

他一定深爱着她吧，像高中时义无反顾为他挡刀的我。

那为什么他还要给我筑起婚姻的美梦和死局，冷眼看着我每日为他患得患失、焦虑不安，在这段没有回应的单恋中日渐沉沦……

所有的妥协纠结和痴心恋慕，在此刻骤然凝结，又迅速蒸发，全无痕迹。

13

「顾北辰，你跟着我干嘛？」

「外面下雨了。」

随后，他焦急又关切的声音一直就在后边跟着：

「坐电梯好不好？下楼梯会伤膝盖的。」

「慢点，慢点，扶好栏杆。」

「那我背你下楼，好不好？」

我没理他，在步梯楼道里飞快地往下走。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顾北辰的声音带着若有似无的痞气，穿着白大褂一跃跳到了我前边，站在矮两级的台阶上，拦住我的去路。

看到我的眼睛红红的，他温柔地揽住我的腰，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眼睛里好像落进去细碎的星星：「思语姐，别难过，你有我呢。」

我抽泣了一下，红着眼睛看着他：「顾北辰，现在我可以睡你了吗？」

顾北辰微蹙着眉，领带纹路随着缓缓地点头而起伏：

「只要你高兴，做什么都可以。」

我心里一阵委屈，终于趴在顾北辰肩头痛哭。

「回家好不好？」他拍着我的背轻轻说。

「顾北辰，我没有家了。」

.....

14

我和林乔在一周以后离了婚。

程序不算繁琐，房子和车都是林乔的婚前财产，婚后我们的财产分割也很明确。

我把林乔的工资卡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婚后家里所有的开销都一直是我在负担。

在民政局的屋檐下，林乔站在我面前，替我挡着被风吹进来的大雨，后背全湿了。

「思语，对不起……」他眼眸半垂，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孩童般惊恐的神色，「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原来直到这一刻，他才认定，我真的可以离开他。

换作以前，我也许会因得到这只言片语就欣喜若狂，会着急安慰他，甚至会滑稽地做点什么动作逗笑他。

但那天我只是用力捏了捏手里的伞，看着外面说：「雨太大了，回去吧。」

雨真的太大了，我们的脸上都淋了雨水。

我把跟林乔分开的事跟妈妈说了。

妈妈沉默了很久。后来说，男人，玩够了总会回家的。林乔一直把钱都放在你那里，你应该知足。

一通电话，我成了被全世界抛弃的人。

我没有睡顾北辰。

我觉得，顾北辰不像林乔说得那般不堪。

他是个很有修养的男孩子。在我婚内，一直保持着克制，除了安慰我时的怀抱，从未主动对我有过肌肤之亲。

是发乎情止乎礼的隐忍。

在危险时，他还曾不顾一切地救过我。

那样好的男孩子，不应该成为我报复婚姻的工具。

我们一直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也好，这样彻底断了联系。

15

我在很远的郊区租了房子，每天没日没夜地写文，仿佛在一个个别人的故事里，就能把自己的故事忘记。

有时，我会外出买点必要的东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漆黑的眼睛，见到人会想躲起来。

我在房间里，一遍一遍地洗澡、一遍一遍拖地、一遍一遍地唱同一首歌、一遍一遍地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泪流满面……

爱，痛，不甘。

舍，不舍。

交织在心里，快要把我撕裂。

有一天夜里，很黑很黑。

黑到四周很安静，

四周的黑在用力得吸吮我。

好像要把我吸入一个黑洞。

很闷。

我俯身在阳台，大口大口喘着气。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被抑郁症折磨得有多接近死亡。

16

顾北辰敲响我房门的时候，我已经有十天没有出门。

我一定是脸颊凹陷，形容枯槁。

不然顾北辰看我的时候，眼里不会有一闪而过的惊诧和心疼。

反应过来时，我用力关门。

一条肌肉线条好看的手臂撑住了门。

顾北辰浅笑一下，自然地把手里的水果提起来晃了晃：

「Hi，我是你的新邻居，来打个招呼。」

家里很乱，到处都是我扔掉的草稿纸。

我站在门口，冷眼看他手脚麻利地把桌子上的残留的外卖收拾干净，又仔细地擦桌子。

眼神扫到桌上抗抑郁的药，他怔愣了一下。

「顾北辰，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已经快要烂掉了。」

我低头点了一根烟，吐出一丝烟圈，苦笑一声。

顾北辰走过来，抓住我的手，低声哄着我：思思，你生病了。我们去看病好不好？病好了就没事了。」

我对着他的脸吐了一口烟圈：「顾医生，我没病。你快走吧。」

「思思，你会没事的。」灰白色的烟雾中，他呼吸沉重了些，手微微抖着，不顾我的推拒，抱着我轻轻哄，「别害怕，我在呢……」

「顾北辰，对不起，我不该招惹你。你快走吧。」我推着他，烟灰抖到地上。

顾北辰环住我的手收了收，将我更紧地禁锢在怀里。

「秦思语，」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声音有些哑：「这次，是我招惹你的。」

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

我像流浪猫一样把头埋在顾北辰胸前。

饮鸩止渴又何妨。

片刻的温暖，好过长久的悲凉。

顾北辰帮我把烟熄灭了，用凉凉的指腹轻轻擦掉我的泪：

「思语姐不想睡我了。可我还想睡思语姐呢。」

看着我破涕为笑。

顾北辰卷起手指刮了刮我的鼻子：

「我带刺的小玫瑰。」

17

顾北辰从小狼狗变成了小奶狗。

每天一下班就开车横穿整个城市来看我。

穿着白衬衣、温柔禁欲的顾医生，一声声「思语姐」，「思语」，「思思」，「姐姐」，叫得我心都化了。

在甜言蜜语中回过神来，顾北辰已经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客卧，顺便把家里的家具和软装全换了。

房间里满溢着鲜花的香，蓦然有了家的气息。

我边擦头发边吐槽：「少爷，你打算在这儿住一辈子吗？」

顾北辰正在书桌前对着受伤的葡萄练习缝合，眨眨眼没抬头：「姐姐住多久，我就住多久。」

我承认，顾北辰常常让我想起林乔。

也许是同为外科医生的原因，他们肌肉紧实有力，性格沉稳冷静，遇事坚决果断，情绪很少波动。

甚至此刻，连被消毒凝胶洗得发白的双手和长睫毛在脸上投下的阴影，都让我感到恍惚。

顾北辰慢条斯理地为葡萄剪断最后一个漂亮的线结，才接起赵宇的电话。

「顾哥，你怎么回事……」赵宇的开头语急促又着急，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

接完电话，顾北辰犹豫地走过来，帮我收拾碗筷，吓得我赶紧制止。

跟对林乔一样，我从不让顾北辰做任何家务。

毕竟外科医生的手是要拿手术刀的，有一点磕碰都让我觉得对不起病人。

顾北辰拐弯抹角的确认我吃没吃抗抑郁药、情绪是否稳定、会不会因为他走而生气。

「顾医生，我已经没事了。请相信你的病人好吗？」

我笑着把他推出门外，看着他一步三回头下楼。

房间里瞬间冷清了很多。

顾北辰很忙，虽说下了班就过来，可来得时间算起来不是很多。

但为什么房子里到处都是他的气息？

医疗练习工具箱、他的水杯、没拼完的乐高……就连他送我的柜子新衣服，都好像一下就没s了生气，眼巴巴地等着主人回家。

没有顾北辰在，心像空了一块，我躺在沙发上很快就无聊地睡着了。

因为药物的影响，直到顾北辰轻轻把我放到床上，在我手边掖被子时，我才醒来。

「你不是说三点钟才回来吗？」我懒声问他，现在才十二点。

「结束得早，就提前回来了。」他俯下身摸了摸我的脸，轻轻说：「睡吧，我也要去睡了。」

我打开台灯，床头柜的药瓶打乱了顺序，显然是被检查过。

手机被误调成静音，有十几个顾北辰的未接来电。

怪不得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心裂了一道口子。

阳光洒进来。

18

这段日子，我一直黏着顾北辰问他为什么喜欢我。

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黏久了，他便淡淡问我，喜欢一个人真的一定要理由吗？

「当然了，爱一个人总是需要理由的。前世，今生……」

我正窝在沙发里，看着电视上的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猛地一抽泣，一颗扁桃仁差点噎住食道。

顾北辰赶紧奔过来抱住我，用海姆立克急救处理了一下，看我没事了，又酷酷地回书桌做打结练习。

「就是这样了。」

「我从没像害怕失去你一样，害怕失去任何一个人。遇见你之前，没觉得这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有了你，万物皆可爱。」

顾北辰背影冷冷，说的话却暖到心里去。

电视里，男主在女主坟墓前呢喃：

「如果没有遇见你，你现在是否还活着；可是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也不会拥有这么美好的五月。」

爱情真是让人甜蜜又烦恼。

19

郊区的晚上充满了烟火气。

广场上音乐欢腾。跳舞的阿姨、散步的情侣、玩闹的孩子们，在带点晚霞的夜幕下，时间变得很慢很慢，像一副记忆里永恒流动的油画。

我和顾北辰坐在广场的抽象雕塑下乘凉。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篮球运动服，连膝盖窝的腿筋都透着年轻的气息。

顾北辰长得好看，气质出众，路人纷纷侧目。

毕竟林乔跟我说过，有个女孩装病一个月，就为了顾北辰每天巡房时，能看他一眼。

「姐姐为什么总觉得我不是真心喜欢你？」顾北辰用胳膊撑着身体，在我背后闷闷地说。

「你应该有很多选择，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孩子。」我舔着顾北辰刚给我买的棉花糖。

「我已经选择好了，从第一次见你，就想着，如果这辈子，能跟你在一起恋爱，结婚，生孩子该有多好。」

「第一次见我，在酒吧？」我转头问他。

他遇见我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偏过头去：「不是，不要想过去的事。」

「那想什么？」我追着问。

他坐起来，胳膊搭在膝盖上，看着我的眼睛，像凝视着一件稀世珍宝，多看一眼就会破碎，「就想爱你，不止以前，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

没等我开口，面前出现两个打断谈话的不速之客。

「能加你微信吗？」女孩对着顾北辰有些害羞地笑，带点梨花微颤的美。

女孩的朋友笑着助攻，转头敷衍地对我喊了声「姐姐。」

「她不是我姐姐。」没等我反应过来，顾北辰便站起身，拉我起来。

两个女孩不死心，对视了一下，拦在我们面前：「小哥哥别玩了，都听见你叫她姐姐。」

「我在追她不行吗？」顾北辰冷着脸，没放开我的手。

「那就是有机会咯。」女孩的朋友用手肘推了推女孩的手臂。

女孩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推到顾北辰面前，是微信扫描加好友的页面。

页面上的绿线闪着顾北辰忍着怒气又带点委屈的脸。

心被触动，不可自抑。

「是不是这样就没机会了。」

我微笑着看两个女孩，用拿着棉花糖的手勾住顾北辰的脖颈，在他的唇上落下一个缓慢、坚定的吻。

20

月光撒满柔软的床。

「姐姐，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顾北辰用胳膊把我圈在怀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温柔地问。

是什么时候呢？

或许是最难过无助的时候，只有他陪在了身边，抑或是遇到危险时那个奋不顾身的怀抱，或者就是刚才缠绵时，他借着月光看着了我的一滴泪，便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弄疼我了。

痛意伴着甜蜜往最柔软的地方钻，我想起在漆黑的夜晚与林乔的缠绵辗转，他从未在意过我的感受，甚至和我在一起时连灯都不开。

只一瞬间的分神，顾北辰便敏锐地觉察到了。

他把唇凑上来：「思思，享受现在就好。」

甜腻的滋味，颤动的火焰。

顾医生大约会催眠吧。

温柔辗转与强势霸道同时裹挟而来。

「顾医生才不是第一次。」

我抬眸迎上他的眼睛，质疑他。

「姐姐是在夸我吗？」

他俯身看我，眼底闪过刹那的清亮，额头微微出汗。

「姐姐，我学过人体解剖的。」顾医生在耳垂边轻轻说。

「什么？」

「对女性身体构造，很是了解。」

「顾北辰你这个禽兽。」

「姐姐不喜欢吗？」

「不喜欢。」

「那我走？」

「不要。」

「不要什么？不要走，还是不要停？」

.....

又是一夜缱绻。

天空有了鱼肚白。

「姐姐……」顾北辰哼唧唧地蹭我，惹得我一阵震颤。

吓得我赶紧制止他：「顾北辰，你不要命了。」

「好不容易才睡到姐姐的。」他喃喃，突然像想起来什么，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秦思语，你还没答应做我女朋友呢。」

我趁势赶紧推开他，跑回自己的卧室：

「先珍惜你的小命吧，明天下班告诉你。」

21

阳光明媚。

心理医生告诉我，我已经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了。

心情和脚步变得轻快起来。

我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准备晚上跟顾北辰庆祝。

刚回到家，医院就打来电话告诉我林乔出事了。

张主任在电话那端恳求，「林乔这次是救人受伤，真的很希望你过来探望他。当然决定权在你。」

我有些犹豫。

不想触碰往事，不想顾北辰失望，却多少也有些担心林乔。

毕竟那样骄傲冷静的一个人的内心是受了怎样的煎熬翻腾，才会想起前妻的名字。

我看了看时钟，起身看向楼下。

顾北辰停好车，穿着白衬衣，拎着两个购物袋，急匆匆地上楼。

我有些心不在焉地试新衣服。

「思语，要不要去看他？」顾北辰替我拉好连衣裙拉链，在背后轻轻问。

「你会生气吗？」我扭头对上他轮廓分明的脸。

「总要做一个了断的。」他垂眸看向地面，眼睛里滚动着不知名的情绪。

22

林乔在骨科住院，病房里只有他和迟漾月。

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我也能看出迟漾月看到这一幕时，心里的不甘。

骄傲的人，不甘是爱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迟漾月已经爱上了林乔，并且处在下风。

「思语，女孩的眼睛很像你。」

迟漾月走后，林乔缓缓地说。

昨天林乔去天台抽烟，看见了那个轻生的女孩。

女孩得了绝症，男朋友得知后离她而去，她受不了打击，选择跳楼结束一切。

林乔第一时间拉住了她，却最终支撑不住女孩的重量，眼睁睁看着女孩坠楼死亡。

滥俗的故事才最经典，在人间不停上演。

一条胳膊救起一个人，有时候也只出现在电视剧里。

此刻，林乔半躺在床上，胳膊悬吊在胸前，清秀好看的脸十分苍白，眉目低凝，目光晦暗。

病人送的花篮和水果塞满了病房。

张主任说，林乔救女孩时的力气，已经超出了常人极限。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我给他削苹果，轻轻安慰他。

医生必须随时保持冷静克制，否则会陷入病人的痛苦。可是林乔太年轻，第一次经历这种突发事件，难免情绪有很大波动。

「思语，那一刻我想到了你。她掉下去的那一刻。她笑着说『你太疼了，放开吧。』，轻松又自然，就像离婚那天你说『雨太大了，回去吧。』」

林乔眉眼间堆积起阴郁。

「思语，还记得吗？去年我在武汉，你每天给我打电话，打到我都烦了。现在后知后觉地想起来，原来我闷在防护服里，每天盼着的，还是你雷打不动的那通电话。」

「你走后，家里再没有人等我回家。我曾经以为是你离不开我，却发现你像一剂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填满了我的生命。」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林乔，一时间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该换药了。」

顾北辰接过门口护士手里的药，独自走了进来，麻利地换好药，又面无表情地询问林乔今天的身体状况。

等记录完后，他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摸我的头，宣示主权：

「思思，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你们在一起了？」林乔拿着苹果，看顾北辰关门走出去，

「思语，我还有机会吗？」

林乔看着我，漆黑的眸子充满温柔和渴求。

我的内心却已经没有波澜。

人间别久不成悲啊。

半年的时光，一场抑郁症，仿佛将当初心底里那一点撕心裂肺的痛都冲淡了。淡漠到只余下依稀可见的绯红色。

「水凉了，我再去帮你换一杯。」我起身拿起床头的杯子。

林乔伸了伸手，想要抓住我。

我尴尬地退了一步，避开他的手。

转身的瞬间，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

十一年前，开学典礼上那个浑身发光的少年，渐行渐远。

多少蜜月中的甘甜，多少深夜里的怨念，多少明灯下的添香、疏离后的纠结，在这一转身后都成为色彩黯淡的陌路往事。

那一页岁月竟然已轻轻翻过，悄无声息。

23

病房廊道死寂。

走廊尽头几幅愁容。医院里，最不缺悲欢。

我拨弄着手里的杯子，透过走廊的窗往外看去。

夕阳给鳞次栉比的城市中留下最后的速写。

——在婚姻的烈火中滚了一遭，连婚戒都未曾有过。

而婚姻带来的诸多苦与甜，却像淡淡的戒痕在心上留下了痕迹……

也许在生命和婚姻的末路，才明白许多道理。

关于生命中的取舍，关于如何爱自己，关于一个奋不顾身的拥抱……

原来都是另一个男人教会我……

「姐姐。」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身边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嗯？」我回头冲顾北辰微笑，「做完手术了？」

「嗯，」他注意到了我手里林乔的杯子，眼睛闪过一瞬的失落，轻声道，「还是心软了吗？」

我收起笑脸佯装生气：「顾医生，对待病人，不应该宽容一些吗？」

「你剥夺了我的理性，现在又让我清醒地思考。」顾北辰把手抄在白大褂口袋里，蹙眉低语一声，转身走开。

「干吗这么正经啊……」我嘟囔着，带着不甘心的愤怒。

然而一跺脚，还是忍不住跟了上去。

顾北辰的背影挺拔而坚定，我默默跟在后面，看了他半晌，唇边忽然浮出了一个温暖的笑意，悄然伸出手，轻轻拉住了他的后襟。

他的身形微微一顿，却还是不动声色的继续往前走。

顾医生正经起来可太迷人了。

我拖着他的衣角，如一个迷途孩童一样的被牵着往前走，心里却满是如释重负的欢跃和小小的得意。

——就这样一直一直悄悄地牵着他的衣角，穿过那些迎面而来的或惊讶或欣喜的面容，穿过那些装满生机与死亡的病房，往前走去。

突然，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掌拉着我的手，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

一向温和清冷的顾医生嘴角，也浮上一丝温暖的笑意。

这一路，只希望永远走不到头才好。

番外

出身于医生世家，听家人父母谈论生死就像讨论晚饭吃什么，顾北辰一向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直到他遇见了秦思语。

采血室里森冷惨白，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盯着埋在血管里的针头，沉默不语。

Rh 阴性 A 型血，300cc。

她带着哭腔求护士：「我还能行，再多抽一点。」

护士对这样的爱心人士司空见惯，只简单安慰一句，就拿着血包匆匆离开。

急诊室外，家属哭得撕心裂肺。

面前的姑娘听了，突然趴在抽血台上啜泣。

顾北辰拍拍她的肩，递了纸巾过去。

「他会没事的对吗？」女孩抬眼看着他，一滴清泪自左脸颊滑落。

顾北辰在口罩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有了一丝感觉。

他对这种感觉陌生又惊喜，像是能走进她的心里。

她的心一定是泡在爱里长大的吧？才能有这么大的魔力。

一年后，再次来医院实习的他，才知道自己当时的判断多么错误。

她是林乔的妻子秦思语。

林医生在值班时，悄悄跟迟医生诉衷肠，说从未爱过她，她只是趁着林医生空窗期转正的替代品……

护士们眉飞色舞地八卦。

顾北辰低头听着，把手里的笔按得啪啪响，心里蓦然涌上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剧痛。

自那以后，宽广的梦里只这一人身影。

女孩轻蹙的眉间，满是蝴蝶般美丽又脆弱的心事。

醒来后，他对着漆黑的夜，突然想。

那个女孩。

一直小心翼翼、故作坚强。

他真想看看她撒娇的娇俏模样。

顾北辰感觉自己要被折磨疯了，他竟然爱上了别人的妻子。

想起她，心就止不住狂跳。

甚至在林乔和迟漾月两人嬉闹着吃秦思语送的饭时，掀了餐桌跟林乔大打出手。

他一向冷静克制，却对于与她的故事，内心深深弥漫着丝丝的无力感。

只好饮鸩止渴。

酒吧里的她有开到荼蘼的颓，晕开的眼影隐隐盖住眼尾的泪痣。

她多像诗人笔下的玫瑰：炽热，盲目，遥不可及。

跟秦思语在一起，他的心每一刻都在狂跳。

她不知道。

他无时无刻都想把她抱在怀里，亲吻，抚摸，在月光下与她欢愉，让她知道那种事并非要带点羞辱……

但她是别人的妻子，即使趴在他身上说要睡他，满心满眼却是另一个人。

情感与理智对抗，道德与疯狂拔河。

他希望能跟她在一起，却更希望她能理智地自己选择幸福。

因此，他拒绝了她一次又一次，眉目清冷，长睫毛却像小扇子一般乱颤。

直到秦思语离婚，所有积攒的爱意瞬时变成喷薄而出的火山。

她薄薄的身体在他胸前抽泣。

他终于能名正言顺地把她抱在怀里，吻她柔软的发丝……

那是第一次见她时就有的冲动。

此刻，他握着她的手，带了失而复得的感动：

「思思，我从没像害怕失去你一样，害怕失去任何一个人。遇见你之前，没觉得这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有了你，万物皆可爱。」

（番外完）

□ 慌张的在逃仙女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